

白川劉公奏議卷之七

恭謝

天恩事

萬曆元年十月初四日准兵部咨為虜賊攻墻官軍奮勇拒堵退遁事該臣等督撫會題本部覆奉

聖旨是劉應節等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拱立陞副總兵仍管叅將事楊文等各陞署職一級李尚賢等各賞銀十五兩劉士瀛等各八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狡虜乘虛窺我疆宇乃其故智守邊之吏無事戒備遇備阻遏亦其常分茲者石門數以警聞官軍幸而固守但虜勢不重俘

誠無多即諸將士未敢言功臣有何勞詎叨

厚賞感激

鴻慈無能報稱惟矢竭狗馬少荅涓涯耳

萬曆元年十月 日

改河通漕以濟邊儲事

據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呈蒙臣案驗前事又據昌平道兵備僉事張廷弼呈蒙臣案驗爲預慎邊防陰省

國儲以永圖無虞事蒙此依蒙會行管糧郎中申嘉瑞員外郎王好學各將一鎮每年起剝新舊漕糧事宜從長酌處照欵登荅各緣由呈報到臣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昌平漕糧舊止陸運四萬石今增糧十四萬九千餘石由通州水次直抵奠靖倉則自萬曆元年始密雲漕糧舊改撥一十萬石水運至牛欄山止今增糧五萬徑抵鎮城亦自萬曆元年始兩鎮運事今已報浚臣

竊見昌平之運事有三利密雲之運事有三便而脚價節省不與焉何謂三利諸

陵額軍不啻二萬今實在不及一萬而各衛所造糧開除不及數千是每月冒糧無慮三五千石以歲計之蓋五六萬石矣今運糧在邊造糧在營按兵計餉冒濫歲少歲可省太倉一萬之儲一利也往時防邊軍士籍口赴京關糧動曠旬日邊境一空今分番支領勒限往還防守有賴二利也軍士領糧到手路遠則難運輕鬻則價賤名曰一石實止數斗今就近開支米皆足數且無紅腐三利也何謂三便漕糧至山舊昆自露積緩運之則力省急運之則多

義建倉足便收貯無復風雨虜警之慮一便也歲漕米五萬可省召商之難與價騰之費二便也朝白既交舟楫之利直達鎮城三便也凡諸便利人皆知之建議者亦屢及之而衆論紛紛卒未有定議蒙我

皇上俯納邊臣之請計部又仰體我

皇上節財養兵至意覆議

允行果收成效今沿邊將士莫不仰頌

聖恩之如天不覺懽聲之動地矣但事貴謀始尤期善後所據議處漕運未盡事宜既經各該管糧兵備衙門會呈前來臣等又復行參酌似屬穩妥足垂經久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酌如果可行覆議上

請定奪行臣督撫通行各兵備并劄付各管糧郎中員外郎遵
依查照施行

計開

一議轉輸處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呈准管糧郎中申嘉
瑞手本議稱前件云臣等看得該司道所議前項轉運
事宜似已停妥合無依其所擬除見造淺船百隻再添造
福清式船百隻合用木料工食比照前造船隻事例議動
民兵并船運扣省脚價銀各一千三百兩委官打造其
船水手通州衛選留班軍五百名再於解到新軍
三百名另僱慣識水性水手二百名撥發管運把總每次
運米四十石各除本等月糧外每船無論增減名數共給
米一石五斗船有大小止以米計亦不增減如新造船隻
卒難通完應於四五月分仍留輜重車驟兼運照原議加
給車夫工食騾料就以前計水手脚米內支給不必另計
自牛欄山至鎮通共該用米八千一百二十餘石俱於後
項尖耗內動支伏乞

聖裁

一議寄回據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呈准郎中申嘉瑞手
本議稱前件云臣等看得先年漕糧改撥密鎮者止一

十萬石往往運未及半輒遇夏秋水并警報相妨遂聽其沓爛或不得已而出一切免發就支之計費既多增軍鮮實惠蓋歲歲然矣故於順義縣建倉正以防牛欄山轉運不及之故也又議增糧五萬石正以有順義倉便於積貯之故也今若定以四萬石收貯順義是將十一萬石盡運之密雲矣稽諸往事勢恐不能合無准如該道所議酌量漕船報道早晚如三四月可到則少撥順義多發密雲即寄回四萬石不為少若漕糧到遲雨水早作即寄回五七萬石不為多但漕船卸自順義視到牛欄山減程二十里相應扣其脚價剝船起自順義視從牛欄山多程二十里相應增給食米庶轉運之費不加而腐爛之患亦免伏乞

聖裁

一議糧船據昌平道兵備僉事張廷弼呈稱遵依會同員外郎王好學議前件云云臣等看得該司道議呈昌平鎮運船要比密雲船隻每隻計銀二十六兩共該銀五千二百兩就於戶部當年節省陸運脚價內動支及稱前項船隻卒難造完來歲仍當拘集民船接濟候造完日止拘民船二百隻亦自足用各一節事頗相應合無依其所擬

勅下戶部照數給銀打造完日將造過船隻用過銀數造冊送

部查考伏乞

聖裁

一議河道提昌平道兵備僉事張廷弼呈稱遵依會議前件

云臣等竊謂河道之議期於通運而已今歲改撥漕糧

幾二十萬止以民船數百隻軍夫數百名不踰四月糧運

盡完創始若此則永終可知一切築壩建閘之說似不必

行合無准如司道所議將雇覓民船水手每糧一石量加

腳價一分共銀六分聽其隨於隨濬隨行若天旱水涸督

令真靖軍人併力協修期無窒碍蓋以二十里淤沙之地

而夏秋大雨時行之日河道自通無庸人力爲矣伏乞

聖裁

一議船戶提昌平道兵備僉事張廷弼呈稱遵依會議前件

云臣等看得該道所議官民船四百隻除民船已有控

駕人夫其官船二百隻要於通灣等處召募慣熟水手五

人裝運漕糧每石照民船腳價止量減一分以抵債船之

值一節似亦相應但前項腳價給之拘拏民船不得已領

受若以此給之召募之人則應募者寡矣每船雇覓水手

一二名事或可就若取盈於千人之數則難矣合無將官

船二百隻每隻容令雇募水手二人就將真靖所軍人六

百每船撥發三人如每石脚價銀五分即以三分令水手二人均領之其餘二分領軍士三人均分之其賃船之費不必扣減就令自備器具以備扒沙之用原議各軍濟河行糧亦不必給則水手慕利不令自從軍士需惠雖勞不怨矣伏乞

聖裁

議邊運據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呈稱會同郎中申嘉

瑞查議前件

云

臣看得密雲轉運邊倉脚價無從措處

要將新撥漕糧五萬石改坐兌運收其尖耗以便轉輸如仍不敷就於額糧支剩內處給昌平主客兵糧俱以足用但將無事月分以軍就食其鎮邊等倉召商兌運此與舊行事規並閱視衙門新議相合但一轉移通變之間即可免窘束窒碍之患既經司道衙門會議前來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議領運據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呈稱會同郎中申嘉瑞議前件

云

臣等看得兩鎮運事機務繁多委應添設專官以便責成在密鎮見委把總薛論道似屬堪用在昌鎮欲用千戶顧尚義亦頗相應合無乞

勅該部再查薛論道顧尚義如果可用各題授

欽依把總以便行事一應起剝牽挽挑漕防護船修倉等項
事宜悉如該道所議施行至於知縣曹維新才力果優應
否量陞主事管理密昌二鎮漕事係隸部司官員遽難擅
定併乞

勅下三部再加酌議題

請伏乞

聖裁

萬曆元年十月初四日

查舉防秋兵備官員以重邊圉疏

臣會同巡撫保定都御史孫丕揚議照保河諸郡

畿輔股肱之重地也紫荆諸口

京師肘腋之雄關也一切監理軍民經營兵食實惟諸兵備
道是賴湖今閱視之軫方旋臺工之役繼起若不敘其勞
績曷以激勸人心臣等訪得易州道兵備叅政高文薦駕
馭長材盤錯利器脩臺脩餉裒益允當乎群情稽餉稽戎
經綸皆關乎大體軫瘡痍而里甲均徭事事一出手裁嚴
保障而深山窮谷處處盡屬足跡智本長于迎刃才真駕
平輕車天津道兵備副使楊樞威名早著于商山風裁益

勵于瀛海里甲省而閭閻解懸驛遞嚴而豪猾落膽海運
更酌乎財力尤見擔當閱視遍歷乎邊關獨稱持重防河
防盜率以身先救弊救荒見超物表并陘道兵備副使劉

世昌視

國如家保民若子問疾苦則定里甲定驛傳定徭差黎庶息
肩樹邊防則督臺工督匠役督軍餉行伍安堵率屬尤見
以清白吏畏民懷折獄一存乎哀矜刑平政舉大名道兵
備副使毛汝賢甲兵素富于胸中籌算如指諸掌上恤民
而克勤克儉三郡賴其撫摩馭兵而有恩有威一面資其
保障如清軍如清馬洞曉人情以防盜以防姦深察民隱
才猷能任乎煩劇人品益見其光明以上四臣皆一時兵
備之良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高文薦等優錄擢
用庶執役封疆之臣益思效清埃之報矣

萬曆元年十一月 日

白川卷之二
卷之二
舉刺有司以重邊防疏

臣會同巡撫保定都御史孫丕揚議照邊關有司機務填
委其勞實倍於內地今又加以清戎之役邊臺之功其
勞又倍於往時不有殿最曷示勸懲臣等看得真定府知
府武尚賢心地篤實敷之以英華政體精明出之以敦大
如里甲如均徭如驛傳綜理獨詳若補伍若繕垣若理餉
擘畫由盡閱視則經略關心秋防則應酬畢力瘁惡彰著
西臺風采猶存釐弊除姦南輔保障攸賴保定知府劉泮
溫恭可欲之善人清白不染之良吏郡多車馬張弛一本
乎物情治雜軍民調停悉協乎衆願躬節儉以省浮費問

閭之瘡痍可瘳鳩夫匠以佐臺工疆圉之金湯有賴折獄
先之以教尤有古風率屬每惜其才足稱哲匠保定府管
關同知張燭官久勞於紫塞志每切乎蒼生均地編徭郡
縣稱其允當脩城繕堡防守藉以無虞巡邊則洞識險夷
稽餉則每嚴出納能察民隱曲順商情真定府同知魏學
思操履清而毫髮必慎關防密而奸僞必懲署府則案牘
不留清戎則株連必禁總諸關之大閱區畫動中機宜酌
千里之邊工建置悉合矩矱勤勞久聞於開塞孝友素著
于家庭本官推官劉登庸心事光明治體練達談邊務明
于指掌折疑獄昭及覆盆操持無私見者知爲金玉查盤
有法所至畏若神明真定府推官虞懷忠政識大體不苟
察以爲明獄慎初情常表矜以在念查倉場而奸欺罔售
能兼服軍民之心議臺工而險易周知足並收文武之譽
操如水蘖器比圭璋易州知州石繼節嚴以律已清白夙
聞寬以近民循良獨著文地先定乎三等編徭一順乎四
民出入臺工之銀錙銖不爽裒益排年之役輕重允宜清
軍無擾于民間閱兵有功于塞上清苑縣知縣郭四維地
當孔道而處之以從容事誠鞅掌而居之以鎮靜審差則
貧富適均節省則困疲頓起軍政一入其手有法有情聽
獄每經乎心克威克愛才猷優于歷試聲華著于一方真

定知縣周應中真誠一如赤子儉約猶是儒生出納嚴解
戶之防火耗頓省清勾慎原籍之考民志稱平懲高允而
舞文者寒心革王廷章而武斷者落膽軍民並懷其惠澤
邊腹咸仰其威稜曲陽縣知縣馬伋初政即嚴自治吏胥
畏之若神下車先問民艱黎庶怙之如父稽丁餉允矣節
愛慎出入毅然弛張防秋則百務關心革奸則四民安堵
吏治獨擅武備兼優廣昌縣知縣唐其昭清約出于天性
節愛本之由衷撫疲民里甲不擾清逃伍虛實得情防守
則四時戒嚴役匠能依期解報足任一面之寄似非百里
之才以上諸臣皆于秋防有裨所當薦揚者也臣等又訪
得真定府管關通判郭志仁年力衰邁精神已倦于鼓舞
才思昏瞶舉動惟見其周章問關塞夷險莫曉取舊圖而
塞責訪堂工經營未周多虛文以了事插箭之足跡未至
臺高盈仞而無知非臣得之身親劉參將即當會寃見有
報工揭帖可憑狼牙之計處未詳臺甫尺許而不慮非道
爲之力督夏遊擊幾於誤事見有委官批詳可據犒賞軍
工大事也面命差人竟以不知應致令霍指揮以借支分
派軍匠重務也口爲親授猶若不與聞致令兵備以親促
委署曲陽之印則岳木以斗級而燒倉足知關防之未周
委勘礦徒之奸則溫太保以死罪而獲脫具見舞文之得

白川奏議 卷之七
志但其清白之節不渝于晚年忠厚之心尚堪以使過此一臣者無益邊關相應以才力不及調用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武尚賢等優錄以備徵擢郭志仁改調別用庶人才知所激勸邊防亦有利賴矣

萬曆元年十一月 日

貧舉秋防有司以重安撥疏

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防邊禦虜固將士之責而理餉清戎修城繕保勘事程功則皆諸有司事也除不才有司已經撫按等衙門論劾外臣等訪得永平府知府辛應乾德並古人心猶赤子念周桑土而增埤濬隍一郡若金湯之固特謹衣袂而練兵除器六邑皆虎豹之關嚴禁追呼閭閻不擾稽核單票驛傳軌蘇心事如白日青天威行而誰敢不長政績若和風甘雨細流而衆悉知懷吏治固當世之循良武畧實斯民之師帥密雲管餉通判盧經清白之吏幹濟之才議事則詞華足以達意不但法

比之精署縣則問斷每能發奸豈特操持之定出納必慎
倉場常例裁革無餘勞怨不辭邊關大計緩急有賴幹局
不拘于流品志向益勵於宦成永平府管糧通判趙蘭器
宇醞醇才猷慎密操守獨堅平水產官無暮夜之金心力
不憚乎馳驅每為先時之備覈埋沒以釐夙蠹則法無遺
奸懲吏書以清弊源則人皆稱快通州知州張智望駕馭
長材精明老吏地官銜會注措自見其從容民極凋疲招
徠每勞于撫字清牙稅以充經費里甲盡免于供輸括契
銀以抵夏糧戶口不煩于徵派慎勾攝則民安于堵疏驛
通則賓至如歸且邊關之事周知而兵食之計胥賴霸州
知州元亮為先事有持利動無計隨省里甲橫劍之書年

千金築王河防水之堤薦登數歲完邊糧則催科有法庶
民之輸納爭先修城郭則督課惟謹百年之保障有賴密
雲縣知縣邢玠高才遠識粹度虛懷領繁區一無難色雖
簿書米塩之細靡不經心軫疲民時見憂容凡兵馬錢糧
之計尤為加意立虎占以嚴軍政之出入積蠹盡清給印
票以明牙稅之支收纖塵不染有文事兼有武備信治行
之無雙有吏才亦有逸才直循良之第一回安縣知縣李
宜春人如荆美操若水壺節里甲減商稅問老騰惟緝盜
賊草棍徒奸猾斂跡薄賦輕徭仁聲卓冠於

畿甸等邊較藝勞績茂著於疆關昌黎縣知縣孟秋器度閑
雅才思老成平賦均徭章程足垂之永久脩城省餉經營
不憚乎勤勞承委則隨施隨效足占剗理之才查盤則不
縱不苛尤見和衷之度寶坻縣知縣王家相存心愷悌處
事精詳催糧餉首革火耗守已如水蘄築隄防不辭胼胝
視民猶溺饑覈軍實則奸欺畢發勘邊瘁則勞瘁獨參盧
龍縣知縣潘愚個儻有爲明敏足智行法必先於左右衙
門爲之一清經實獨軫乎里甲瘡痍爲之類起議餉則轉
輸有法勸導則毫髮無私守已徵于四知才非止于百里
大城縣知縣忽鳴韻慈之資清修之節執此心以自信於
城繕器不知委曲所當徇任是法於必行而理餉清了無
復嫌怨之可避供應有節財力頓蘇剖決如流詞訟漸息
招撫則窮氓之愛戴更深催科則巨室之完輸恐後良鄉
縣知縣王鴻儒年力精強操持端恪催軍裝運軍器當孔
道而未見稽遲嚴城守慎保甲即豪右而不容占匿昔使
客稽難之境今行有僕夫往盜賊出沒之鄉今途無暴客
懷柔縣知縣郭居易醇謹出乎習俗素重鄉評治行敦乎
愷悌益隆宦業蒿目于疲民事從節省鞅掌于殘邑心切
撫摩催科則逋負盡完招撫則來歸甚衆以上各官効勞
邊方賢聲又著俱應薦揚內知府辛應乾則資望尤深急

宜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辛應乾及時推陞
盧經等循資錄用庶幾文武之同心可並收安攘之偉績
矣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查舉防秋兵備官員以重邊圉疏

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薊門邊事視他鎮爲
獨重而乘時內治則各兵備視他鎮爲獨勞今秋防已竣
仰仗

廟謨胡馬遠道邊鄙不聳所據各兵備官合照例薦舉以備擢
用看得密雲道兵備叅政王一鶚文武才猷圭璋德器語
包容則千頃汪洋探之若海論擔當則萬鈞力量不動如
山談兵見安攘之訐謨通漕定軍國之大計他如稽軍實
清庫藏操割而游刃有餘以至均里甲蘇驛傳處置而懸
衡不爽足稱卓異之材允宜開府之選永平道兵備副使

宋守約揮霍之才剛大之氣念軍機重大雖孤障絕徼閱
歷必周而慮不忽於先圖惜帑藏詘乏卽束草粒米調停
悉慎而念尤切乎民隱造新製之戰車美哉輪轅之飾建
應增之臺座居然虎豹之雄無媿北門鎖鑰足當一百干
城此二臣者勞苦功多宜破格擢用者也薊州道兵備叅
議王之弼謀猷敏練矩度端嚴剔蠹除奸風節凜四知之
畏增裨繕械壯猷見百度之新應地方之盤錯真如刃解
議邊圉之戰守捷若探囊機已熟于韜鈴卽老將當爲退
舍才尤長于撫賞時諸夷無不歸心此一臣雖在薊日淺
在遼年深均係督臣地方任皆邊關事務相應併薦者也

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王一鶚等破格擢
用王之弼一體錄叙庶封疆之臣各奮勸功之念矣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秋防事竣薦揚重鎮大將以裨安攘疏
竊惟薊鎮不經虜患行七年矣仰遵

廟謨一切戰守之備亦既有次第矣雖文武同心共成安邊之
績而將士用命實惟專閫之權頃謂薊門堵截之功過於
斬獲臣亦竊謂不戰之功過於戰勝敢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如總理練兵兼鎮守薊州總兵官右都督戚繼光文
武兼材華夷夙望貫通古今將畧而運用于一心洞識南
北夷情而綜裁于萬變語戰則有分練有合練有步援有
馬援一召號而車騎數十營雲集于一二日之內語守則
明偵謀謹烽埃深岩塹貯神火隨指顧而崇臺千餘座鼎

時于數千里之間治國如治家二十年心力寧知汗血之
勞治衆如治寡十數萬官兵聯成臂指之勢虜大犯曾排
徊兩月而不敢進真不戰屈人之兵虜小犯連侵軼八次
而竟成擒果先聲奪人之氣但承平日久而知兵者鮮誰
能識良工之苦心自文武途分而將權太輕今始見漢官
之威令孤忠猶如砥柱萬折不回寸心可比精金百鍊愈
赤此一臣者自今日言之疆境無虞旣已奏戰勝守固之
効自他日言之倘諸夷作亂尚可以收犁庭掃穴之勲所
當破格

封蔭今姑增級

賜服以章

寵異者也又如鎮守昌平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四畏謀勇兼
資才誠相合在遼左身經百戰夷虜早已知名鎮昌平任
逾數年疆場樹有偉績創編車營內設礮石渠答之具俾
戰士以營而爲城增置樓臺中藏釜餽薪米之需俾戍卒
以臺而爲業塹山浚谷立成千里之金湯除器詰戎深藏
重關之虎豹謂行法莫先于守已抱水藥而遠苞苴心事
可以質神明且處事尤重于作人敦禮義而說詩書且誠
足以貫金石

都門咫尺寂無烽燧之驚

陵寢奠安永保山河之固此一臣者威望不著年勞亦久相應
加秩賜金以酬有功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戚繼光破格
封廕暫加服色以示

寵異楊四畏加秩賜金以勸有功庶大將之體統益崇而
國家之屏翰益固矣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防秋事竣舉勅武職以昭勸懲

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薊門邊事語戰莫重
於練兵語守莫急於設險今年各該主客大小將領又當
奉行增建臺工之役新定營制之始中間任事任勞者固
多玩日愒時者亦有之故臣等於防秋既畢獨重在覈實
謹分別勤惰為

皇上陳之以主將言如協守西路副總兵張臣勇冠三軍身經
百戰提孤軍而敢當方張之虜棒槌崖偉績猶存出遠塞
而生擒作歹之夷龍王谷威風如在構營房不下千餘間
三軍頌旃幟之惠修險隘奚啻數百里兩防賴保障之嚴

但久滯偏裨似以鹽車而老騏驎宜蚤登上將真如康軌
而騁驍騮領西路南兵副總兵陳其可駕馭長才恢弘遠
畧志復先人之業則荷戈者二十年思報國士之知則折
衝者數十陣履山蹈海南北之俘馘獨多訓士築臺封疆
之戰守有賴動必求其善公等可當乎八面石塘嶺副總
兵陳勛意氣奮揚兵機暢達以犒士臺工獨壯乎
金湯用恩威以撫夷虜情莫逆其耳目撤魚梁之禁惠溥
三軍創馬軍之營工成數月赤心爲國雖家難而不辭一
意奉公冒羣疑而不避艱路協守副總兵史綱人中君子
將內儒坐督臺工則風雨不憚諸軍感甘苦之同簡行伍
則節制有方五路倚干城之重理營務如家事今已改觀
愛士卒如嬰兒成爲樂死但遇下欠嚴而群小多弊密雲
標下左營叅將楊文驍勇無前機警足智東南轉戰屢收
斬獲之功西北治兵雅負廓清之志革軍馬之役占發部
曲之侵漁脩臺繕械馳驅已逾六年訓士籌邊才局可當
一面三屯右營叅將羅端才兼五德氣雄萬夫聞敵則攘
臂當先而李家庄一戰足寒氍裘之膽籌邊則矢心圖報
而太平寨三年永垂保障之勳氣百折而不回智屢蹶而
益練遵化左營遊擊吳惟中百練精剛一腔忠赤出囊金
以濟貧官而軍疾必問軍歿必祭上下咸頌其仁聲捐廩

粟以養窮卒而馬疲驗料馬必處椿人物同歸於春育憤
役占之弊多力能剪除豪右爲之歛衽念軍律之久廢曲
爲節制威令自是風行苦節本之性成韜畧由於口授三
屯左營叅將史宸忠義夙植孝友兼聞明紀律以練車騎
師中之精采倍增禁科歛以清弊端積年之流風頓息追
賊夷直至百里常懷馬革之思却分例殆及千金綽有羊
羔之節意氣足稱乎國士才猷無媿於丈人遵化遊擊陶
世臣驍健有才清脩不染抵掌而談邊務山川之險易周
知躍馬而入虜巢戰守之機宜悉諳建營房恤新軍百廢
俱舉革納辦裁冗費毫髮無私石門路副總兵張拱立柱
名素著志向不群持身謹飭恂恂無異儒紳弓馬習閑赴
赴獨超武冒聞敵則鷹鷂必擊屢收退虜之功臨財則冰
藥自持未聞染指之迹無忝有能之將足稱禦侮之臣密
雲中軍叅將徐枝恂幅無華諒冲有度事體練於閱歷之
久遇事每無壅闕人情得於體恤之周處物一無齟齬牙
卒之錢糧秋毫莫染聽用之校吏約束獨嚴清白猶若寒
生諸達足稱宿將燕河路叅將聶大經丰儀爽朗氣識精
明革役占影射之奸行伍漸覺充實嚴分數形名之教軍
容遽爾改觀撫夷則酒食親嘗恩實深於挾纊馭軍雖衣
鞋必問轍不蹈乎前車但養馬之政猶弛騰槽之效未覩

松棚谷遊擊谷承功馭下得操縱之宜居官得寬嚴之體
力併三關之賞省費奚啻千金務發僚屬之貪明威動乎
諸路誠遭蹶而長智能轉敗以爲功振武營遊擊賈斌貌
本鷹揚心無狙詐追還權豪之役占怨謗付之不聞盡罷
部曲之供需清白果能自見王志高以騾之活者作死直
發其奸唐公受以軍之逃者冒糧盡繩於法剛足任重器
可投艱橫嶺路叅將李時熊虎之軀冰蘖之守穿石井於
橫嶺惠豈止於投醪建軍房於鎮邊感實過於挾纊力擒
巨寇猶聞涿鹿之名創建崇臺不數居庸之險昌平營遊
擊李世臣勞績久著於黃花操守可侔於白壁嚴率官僚
之風盡革力抗權右通逃之藪爲清脩臺獨稱壯
遇事每見擔當密雲標兵右營遊擊李逢時年屬青齡才
如老將振飭營伍雖披星戴月而忘其勞撫恤部軍即推
食解衣而莫之吝練兵頗能入彀革弊無復遺奸但功嘗
自伐志在先人急欲驥足之早收不恤蛾眉之見妬以上
諸臣俱應優錄內張臣資望太深宜加府銜仍候西北大
將有缺及時推用陳其可可備南方鎮守之選史宸才尤
奇特可備他日九邊鎮守之選羅端楊文徐枝可備副將
之選張拱立李時吳惟忠陶世臣谷承功賈斌李逢時李
世臣俱宜久任陳勛練兵有效應復原級史綱聶大經雖

功有可錄而過亦難掩史綱部下放恣宜罰俸示懲聶大
經全營馬匹瘦損雖前官之過亦有住俸養馬俟有成效
另議開俸者也以客將言之如遼東管叅將李惟一武科
發跡世將傳家屬兵秣馬足稱一路之貔貅繕器修邊堪
恃兩防之保障策應甚艱用心獨苦宣府遊擊苑宗儒性
資忠實膽氣驍勇久任宣雲夷情明如觀火入援薊鎮機
鈐捷於轉圜使出爲謀間之用則虎穴可探即人充帷幄
之謀則龍沙可靖延綏營遊擊李棟年力精強才思爽朗
撫弱卒若嬰兒久矣同甘同苦理疲營如家事真能任怨
任勞禁科斂首革節年之常例申號令深得遠戍之軍心
保河遊擊王通質實無華驍勇莫匹由行伍而至偏裨功
收百戰猶存遍體疤痕自榆塞而歷薊鎮才試諸艱共謂
一時飛將撫士歸遁逃於期月造器壯軍容於一新河南
領班都司王維藩貌本稱雄射爲絕技守身如捧盈數載
不變治軍若愛子一念充真領車營而旌麾改色建營房
而百堵皆興無定領班都司王進賢少負食牛之氣長懷
果革之志談笑當山西之變而反側頓安慷慨任薊北之
工而捍衛有賴全無脂膏之習迥出統袴之流以上諸臣
均之有裨邊防內苑宗儒等應紀錄擢用李維一王維藩
年勞更久仍應各加實職一級者也至如獨石叅將李如

檜驍勇絕倫韜鈴出衆久從事於薊門黽勉邊務雅多安
攘之籌今擁旄於上谷傾報虜情無負耳目之寄此一臣
者亦屬臣節制備效勤勞應加副總兵職銜以示優酬者
也又如密雲守備張珍堂堂八尺之軀矯矯萬夫之勇擒
賊千餘里外狗鼠盡爲潛形械盜數百餘名賊仗悉有左
驗論其守則門無苞苴之私充其才是國有干城之將遵
化守備劉闊忠實不欺練達有守勤緝捕而不擾深得地
方之心理詞訟而有條頗著公平之譽永平守備李惟學
貌本驍雄才更揮霍管城撫不聞騷擾上下已信其清修
嚴遊徼無敢怠荒遠近咸藉以安者將軍營守備
容豐偉識見老成地當孔道不聞科削之聲身自將門
無統袴之態桃林口提調劉德溫營務曲爲留心夷情明
於指掌捐軍伴以供過客足占持已之操發伍卒以守敵
臺尤見周防之密但因奸夷傷官遂爾覓功免禍一節偶
傷衆美難掩一片石提調李尚賢胸有甲兵目無胡虜脩
邊則樓堞連雲陳兵則戈矛耀日雖不免使客之啣怨益
以彰守已之無私榆木嶺守備王詔優於幹局而濟以勤
薄於宦囊而守之儉惟午亭士三軍真共其苦甘貸粟賑
貧一堡得免於溝壑古北口提調徐從義貌偉心雄才充
事練聞敵則怒能窮追作反之夷視卒如傷善撫輯久疲

之伍黃花鎮守備劉確論操持知潔弓馬亦閑修臺弗辭
艱險已成百里之雄關給餉能清虛冒盡塞當年之弊穴
石塘嶺提調王鳳鳴年力方強智勇俱備關管之冒濫者
必懲書識之舞文者盡發不事逢迎挽武弁之頽波足稱
砥柱獨甘辛苦計修守之勞績無忝干城永安營坐營毛
策事急奉公藝能出衆抗強虜以守封疆功素著於遼左
當衆怨以清軍伍法尤振於北平新軍之撫恤甚勤營陣
之分合有制以上諸臣內張玠劉開李惟學徐槐王詔堪
備遊擊都司之選劉德溫徐從義應加守備職銜王鳳鳴
劉確論毛策俱宜久任李尚賢應復原職准與開俸者也
以主兵中軍千把總關寨等官言之如密雲標下右營中
軍莫矜功左營千總李雷武振旗牌官毛希遂白若璞蔡
時宜張經侯承恩王大任陳茂智張恩紀學韓千總張世
勳把總李天彌于浩高自卑許勇遵化標兵營中軍繆洪
山千總劉勳鄭廉把總陳堯勳錢國用王英鄧江楊紹儒
鞏重營把總陳雷武舉鎮撫鄔應禎三屯營千總王天秩
合福毛一隅坐營官錢佩石塘嶺中軍曹祿曹家寨千總
吳承祖南兵中軍胡天定顧喬千總陳奎陳文澄丁邦彥
陳良玘昌鎮傳號中軍李時昌平中軍邢節永安營中哨
千總杜欽把總邵珪總管塘撥官錢夢祥奇兵營中軍樊

愈石門路管夜不收官朱天福墻子嶺管夜不收官黃太
振武營千總李卿白馬關管操張維豆興州右屯衛指揮
許卿鎮朔衛指揮孫繼武密雲中衛千戶冀永昌以上各
官矢竭赤心以將事各分猷念以相從或練兵秣馬櫛風
沐雨而不辭或督陣監工胼手胝足而罔恤均于防禦有
裨相應紀錄以備守提之選內朱天福黃太許勇年勞最
久應各加實職一級武振原擬重辟限以三年立功贖罪
今限將及期邊方寧靖無功可見應再展限二年以圖後
効者也以客兵中軍千把總等官言之如保河營中軍盧
盈科德州秋班都司營把總高元吉山東秋班都司營千
總李贊實中軍薛金延綏遊擊營千總侯連遼東叅將營
千總闕生明河間遊擊營千總張恒郭坤定州遊擊營中
軍韓忠臣千總孫虎大同營千總伯効誠以上各官頻年
入衛寧知跋涉之勞千里赴邊備歷風霜之苦脩工則身
親負畚耜勸為道之必登聞警則日夜橫戈祁寒暑雨之
匪懈俱効勞歲久相應紀錄以備各邊守提備禦之用者
也又以各標下聽用官言之如原任石門寨叅將今聽用
李信原任燕河營叅將今提問張爵原任密雲遊擊今任
提陳天福原任奇兵營遊擊今聽調高廷相原任曹家寨
遊擊今聽調曹煥任良相原任遵化遊擊今聽調王經原

任黃花鎮參將今聽調斬付原任臺頭營遊擊今聽調王軫原任延綏清平遊擊今充軍劉定原任神木參將今充軍劉楫原任大同殺胡堡守備今充軍徐剛原任京營號頭都司今參革史宸原任一片石守備今聽調李宗召以上各官閱歷深而事體益練德劄久而智慧愈增感昌時之難遇各懷豐劍之嗟仰知己而哀鳴均起囊錐之望內李信以父事差誤節經題

准復職合行該衙門俸以便推用高廷相王軫史臣各因公降級應復祖職劉楫劉定徐剛驍勇異常難以終棄似應開伍張爵任事日淺贓私無多應速與勘明或姑免提問陳天福等並宜及時錄用者也又訪得羅文谷提調李從善才識鹵莽志更貪污科軍出布六千六百餘疋以充撫賞官銀照數扣除採柴貨銀六百六十餘兩以補缺乏價值盡行剋落包納月錢賈大臣等之脂膏欲盡通行剋取起得辛等之苞苴何多視軍令真如弁髦取軍財不遺銖兩原任遊擊級德衛鎮撫署燕河事何遵化背恩蔑義罔上行私勒要委官王嘉文銀四十兩金帽頂一座實賣房以交納嚇詐提調蕭紹忠銀四十兩又索大時典銀三十兩實揭借以償還納陳其等之賄雖賊盜徑行釋放受陶宜等之贓即牢伴不爲輕饒果未熟而先賣時人稱爲過地

光身未行而索錢屬官笑爲沿門乞誠奸猾之小人信貪
變之巨盜輩華管遊擊閭萬石意氣頽於小懲智慮昏於
一蹶聽左右之愚弄一籌莫展任管之凋弊百事俱灰
督邊工不覺垂涕共事者爲之茫然縱逃軍不忍加刑傷
觀者爲之含笑才已難於展布義不可以苟容密雲新竒
兵遊擊張斌年力衰殘志氣昏惰務寬厚以邀人心全乏
善後之圖養盜賊以殃隣境甚聞約束之法扣軍士之布
花董良策爲之過送占呂氏之園地劉朝用與之經營援
枹而號令不行臨事而請張莫決徒糜廩餼無益邊關三
屯管守備陳子鑾才欠變通事多寬緩防範太疎任勢豪
之詈罵而莫之禁法令過縱受羣小之欺侮而不敢言氣
已索然卽姑容而難展心已灰矣惟得去以爲安鎮虜營
提調盧棟舉動周章才思陋劣賄賂潛通於左右或數兩
或幾錢囊橐漸盈紀律盡廢于因循不修邊不守臺封疆
易賴物議滋起志節已頽建昌管坐管都司葉鱗在江南
屢著竒功守青山未聞物議偶因喪母之過悲遂成危身
之重疾伏枕偃臥營務悉付之下人據地呼號功名已置
之度外浮議雖騰安出風聞之誤哀情滿紙實本孝思之
真雖武職例不丁憂而邊臣難以臥病以上各官李從善
相應罷斥仍行提問何遵化應輩回原籍棄之終身仍行

臣戒飭以警有衆閻萬石張斌陳子鑾盧棟應改調別用
以全器使葉鱗應准回籍調養候病痊之日另議起用者
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有據將張臣先加府銜仍與陳
其可等遇有南北鎮守員缺推用羅端等遇有副將員
推用張拱立等王鳳鳴等各久任張玠等候遊擊都司員
缺推用李如楨量加副將職銜劉德溫徐從義加守備職
銜陳勛復級李尚賢復職開俸史綱罰俸聶大經住俸李
惟一等朱天福等各加實職一級苑宗儒等紀錄擢月莫
矜功等盧盈科附簿錄用武振展限陳天福等及時推用
李信開俸高廷相等各復祖職劉楫等開伍張爵速勘或
與免提李從善罷斥仍行提問何遵化等革回仍行戒飭
閻萬石等改調葉鱗回籍調理庶賢者知勸不肖者知懲
人才邊計均有攸賴矣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條陳遼東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疏

准兵部咨談閱視侍郎汪道昆條陳一固邊疆該本部覆
議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欽遵通行寧前兵備僉事李松分巡兵備僉
事賀濂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各公同差官沿邊逐一丈
量并估議合用錢糧軍夫等項事宜開報到臣除另本會
題外臣會同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學顏巡按御史郭思極議
照籌邊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修邊言常有餘而行常不
足今驟興千有餘里之工預畫二三十年之計事體重大

勞費煩難若不議爲定規隨時申飭恐官更忘其原議日
久廢於半途後之議今亦猶今之嘆昔不惟無益邊疆亦
且徒滋擾害臣等謹將善後事宜擬爲五款開列上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言有可採題覆施行

計開

一懲違玩查得本鎮邊牆自前巡撫孫禧於教蔣應奎議修
不完前巡按李輔盛時選題修未果皆因邊人叢怨將領
畏難或謂激變軍士或謂招啓夷情詢者蓄市虎之疑任
者懷談虎之懼如今委官議勘有向臣言云犯衆怒以興
得已之役不可不爲目前生釁之慮也糜巨費以舉必不
可成之功不可不爲後日追論之慮也臣雖極力排斥而
官軍皆訴盈庭將領言如築舍若不嚴加禁處恐一夫流
言一鎮搖動命纜申而卽反事方舉而忽停納侮廢法先
自此始合無興工之日刑論沿邊軍民近修邊工係
朝廷保護爾等身家至意不得抗拒怠忽如豪族姦人及乖
猾將領有教唆軍士多方阻撓者臣當以軍法細打甚者
叅奏鞫問以違誤軍機論罪伏乞

聖裁

一嚴稽查看得前項工大完遲非綜覈嚴密則因循易輟合

無行各道寺每月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報總督撫鎮巡
按一次每季終聽臣等覈實報部一次每年終總計實數
分別勤惰奏

請下部議覆一次遇撫鎮離任將任內完過工程用過錢糧奏
報巡按復

命亦將查過數目奏

聞三四年後差大臣閱視一次惟求銀無虛冒工堪防守卽時
月過多工程數少亦從寬假果有虛捏冒破等弊據實叅
究以後歲照此行不得中止伏乞

聖裁

一慎交代看得前工非二三十年不得完報而又武各官陞
革離任勢難久留但去者或求釋肩來者漫言藉口必致
銀糧不明工程停廢合無自寺道將領而下如遇去任將
修過工程用過錢糧的數呈軍門撫按批行接管官見面
交代逐一清查閱勘領認明白取具甘結方准離任如工
程虛捏銀兩冒費臣等據實叅

奏即係陞任亦必照例追究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今遼東鎮在九邊中獨當虜患各路諸臣羈身沙
漠舉目蕭條利害切衷寢食靡暇閱視大臣謂行者不願

出其途仕者不樂居其位良非虛語雖諸臣盡瘁忘勞而較之腹裏燕居執掌苦樂懸殊况積苦未舒新工又繼旁觀者相視咋舌當局者寧不寒心合無將分管將領如小有失事酌免叅提少有過犯量從寬宥令其專意修工將完過工數刻石登記登高如式者年終酌議陞賞如苟且塞責坍塌在三年之內者仍追論治罪兵備如寧前僉事李松廣寧僉事賀泰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職專監督尤係綱領而寧前辛苦更甚且資望俱深例當遷轉或先陞階級以久其任或候工有次第再議陞錄伏乞

聖裁

一假便宜看得前項工程頭緒多端條議雖詳未必事事俱妥量度雖悉未必寸寸昭合合無興工之後凡牆臺水口偏坡窩鋪俱照原議修築中間遠近險夷衝緩大小或有不便者許令隨地酌修軍夫兵馬做工防工俱照原議撥用中間或有緩急遲速應那移者許令隨時更換口糧塩菜石灰等銀俱照原議支用中間或費浮於前或費省於後許令隨時扣筭事小具呈臣等酌量施行事大容臣等不妨更覆題

請要之功未必成事求可久以仰副

朝廷防邊至計方爲得策似不可以一時會議之言即膠柱

不變也伏乞

聖裁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條陳遼東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疏

臣會同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學顏巡按御史郭思極議照
遼陽故地在漢唐時原係

中國版圖至宋始陷於遼金迄我

朝洪武四年止建東司於今遼陽而舊地亦棄不守今查自
廣寧至開原總計五百餘里自廣寧至舊遼城約有二百
里自開原至舊遼陽約有三百里以今遼陽較之之遠近
不啻三倍若恢復故疆分兵駐守既收地利又據地險誠
爲驅胡闡地之奇功雪耻除兇之盛舉但自廣寧至舊遼

陽中間應築堡十座自舊遼陽至間原亦應築堡十座每
築一土堡約用軍三千一年可完二十堡約用人夫六萬
每天每日給口糧米銀三分共約用銀六十四萬八千兩
每堡設防守官一員軍士卽少亦得二百名每五堡設
設叅遊一員於舊遼陽應設副總兵一員以控制東西每
員設軍三千卽少亦設二千通共設軍一萬有餘調撥則
內地一空招募則費銀數萬至於買馬養馬行糧月糧防
工修墻等項尚未通計況今寧前錦義墻臺方議修築險
山大佃子等六堡見議興工兵寡難於分防時詘難於兼
舉事體重大勞費繁多臣等實未敢輕議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將修復遼陽舊地暫爲停渡候兩河邊工就
緒另行勘議惟復別有

聖裁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條陳遼東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疏

據寧前兵備僉事李松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僉事賀濤
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總兵官李成梁各呈節蒙
驗前事依蒙公同委官高廷相陳可行及該路將領等官
赴邊逐一勘估臺牆基址工費等項明白各開報到臣據
此臣會同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學顏巡按御史郭思極議
照夷狄爲患

中國自古已然

中國制夷狄自守爲上在內則修理城堡臺圉人自爲兵

家自爲守在外則修理墻墩山險來固有備去亦有備此經久可行之策三代以來未之能易也遼自入我

朝版籍之後虜酋北避地方寧或者百年成化初雖稍有不靜原起於邊臣啓謀倖功罪不在虜自嘉靖十五年後稍糾衆入掠時地方殷富士馬騰飽旋入旋出雖非大害已稱難支故二十二年巡撫孫禮奏脩開原以西邊墻七萬七千八百餘丈二十五年巡撫於敖奏脩寧前邊墻四萬五千七百餘丈二十八年巡撫蔣應奎奏修廣寧邊墻四萬二千一百餘丈前後共

請發京運銀一十五萬餘兩止築土墻土臺高而不涌丈或作之輟隨完隨倒比至三十七八年來荒旱相仍軍士士死過半前項邊墻幾無痕迹至四十二年前巡撫王之誥始嚴督修葺隆慶二年巡撫魏學曾相繼修補雖不能阻虜不入而葦夷障限亦既明兵馬達止有據自張巡撫任事以來卽將沿邊墻臺通共修理但工大路長費多人少一時不能并舉止將衝要墻臺壕塹漸次修濬今城堡臺園已完方行議脩間該兵部侍郎汪道昆奉

命閱視險隘巡灼見遼人苦近之情深思遠邊修守之便特爲疏

請帑內銀大加脩築荷蒙

皇上軫念孤危邊境俯允本兵覆議亟行勘議臣等待罪封疆
叨承

任使敢不悉心經畫以求少稱

德意謹將奇道委官開呈內事宜取其可行補其未備參諸時
勢酌諸財力考諸人情實諸輿論擬爲數款爲

皇上陳之查得本鎮邊界西自薊鎮一片石接長城起迤東歷
前屯寧遠錦州義州廣寧鎮武西平至三岔河西岸止沿
邊順長一千一十二里零一十八步除高山險峻人馬不
通并三岔大陵河口及已完石樣塔四十丈共三萬九千
六百三十餘丈不筭外實該應修邊牆七百九十一丈

每里計牆一百八十丈共牆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三
丈零應剷削偏坡八千四百四十九丈零應修石牆四萬
五千九百六十四丈應用鞦包土牆八萬六千九百一十
二丈應修水口一千二百八丈沿邊瞭守墩臺共六百三
十六座除地勢偏僻徒設無用應該裁革者共四十座俱
不議外實該修墩臺五百九十六座內堪守應添圈牆者
二座地勢不宜應該改移者二百二十一座低小不堪應
該加築添圈牆者二百二十三座徒峻不用圈牆者一百
五十座此應修邊牆墩臺等工之總數也及照前項估議
工費雖頗詳盡但計成工不止二三十年用官銀多至四

十餘萬且遼人畚築纜輟已勞而又勞荒旱相仍已苦而
又苦求成速恐飾虛文督責嚴恐生內變合無自萬曆二
年先發銀三萬兩以一萬發寧前兵備僉事李松以一萬
發分巡道兵備僉事賀濬以一萬發太僕寺少卿朱應時
至明年春夏查照前議修理候各工頗有次第前銀用已
過半臣等計銀計工再行

請發庶工以漸成勞而不怨銀以漸發費而有終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題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一年防禦事竣薦舉文職官員以昭激勸疏

臣會同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學顏議照遼鎮虜患方殷文
職甚少道寺諸臣身任艱辛心懷憂懼勞十倍於諸邊苦
百倍於腹裏目今春和冰泮虜警尠稀臣謹以勞績久著
者爲

皇上陳之如遼東苑馬寺卿兼僉事朱奎慷慨光明之性精勤
練達之才自滇南而移塞北清操勁節愈久愈堅處河東
而攝遼西遠慮宏猷可行可久查積久之屯糧修久弛之
牧政百度無不改觀創原無之臺園築已壞之城垣千里
皆成重險發奸摘伏如劉廷用等之侵盜按律已遣而不

肯徇人飭備慎防如馬世榮等之逋逃設法擒拏而悉遇
原伍布招來寬恤之令島民襁負思歸立收斂遲速之規
屯戶安居不擾資望已幾一考勲勞久擅三韓分巡東寧
道兵備僉事賀溱忠誠而廉謹渾厚而精明簡練官兵周
巡城堡奔馳率作之惟勤監督管陣申諭將官戰守機宜
之悉當查車戶審均徭清占役雖細事慮無不周造火器
置戰車修邊工卽小費處無不當立長單號票以放軍糧
出入多寡不爽錙銖定月成日考以補軍伍新舊逃亾俱
難影射志堅貞而始終匪懈事盤錯而剖析不留寧前兵
備僉事李松眉屏翰之壯猷抱憂勤之銳志遇虜警言而臨
機決策將領藉以受成處衝地而正已率人屬官無不長
法修築極邊之險隘如石狹等口同軍露宿者戶餘劫寨
棄伍之貧軍如連山等城還籍安家者千數包臺圍葺城
垣明烽火處置有要而倫稽月糧查哨丁恤驛卒經營元
威克愛預備將六十餘所之孤城竟保無虞默傳方略根
木衝之憚所不敢內犯操持無媿四知力量可當八面山
東濟南府五湖廣等司知管文才華明敏操履清修志切
奉公遇將領交接之儀不徇人以妄受事惟務實凡邊情
勘問之委皆按法以呈詳監庫藏收出入之無私問狀
詞輕重平反之允當任已久而志節不渝職雖加而矜持

尤至自在州知州賀國定存心愷悌泣事公平查錢穀而
奸弊悉清官吏無不畏法理詞訟而是非不枉軍民咸賴
質成受認揭不急求辯上下信其忠誠遇請托不肯詭隨
遠近稱其廉謹以上各官有裨軍務均當薦揚內朱奎賀
溱李松資望俱深亟宜擢用竇文賀國定勞績著聞俱應
久任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朱奎賀溱李松查照年
資擢用竇文賀國定久任責成庶邊臣無獨賢之嘆邊務
有振舉之實矣

萬曆二年二月 日

黃虜擁衆攻墻官軍戮力堵退功收萬全疏

據永平道兵備副使宋守約呈蒙臣案驗前事行據永平
府推官劉魯查勘明白到臣諒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
楊兆議照薊與遼相為唇齒而石門與寧前又共一門戶
是故寧前有警則石門嚴虞因犯遼之無功遂欲以襲
我之無備其勢甚危而石門與遼二路前報東虜糾聚安犯
遼東寧前等處已報石門與遼二鎮瞭哨隄備去後今果前
賊順川西犯而大寧李去兇等偵明走報諛路官軍率衆
拒遏賊夷敗北雖被傷三五軍人然賊未能入逞別有失
事且獲梯鈎達箭等項所據有功官軍通行論敘看得石

門寨副總兵張拱立提調李尚賢等先期遣哨預知彼已
之情臨事先登果收堵截之効功當敘錄仍行重賞哨實
尖夜李三兒潘阿多王十二射死軍人王祿劉保被傷軍
人楊青兒張三表張儒親丁張漢良南兵隊總金秀兵張
松王明王子明等或偵探明實得爲先事之備或拒截奮
勇罔辭鋒鏑之危功當首論內尖夜李三兒等應從重賞
已死楊祿等被傷楊青兒等應厚加優恤者也守臺南兵
千總等官張文慶陳彥才把總王寧伯許大德陳彥敬等
百總許仲忠柳傑等管操守堡旗牌等官王世爵孫世爵
李時庸李福李尚仁等守空百總李學等家丁張騰高等
軍兵王祿于浩等援兵楊南等勇壯百總周計生等奇兵
百總張欽等旗總關帖羊尖哨姚天七等或冒險趨敵或
率眾當先或安設炮火或奪獲梯衝通應次論量行犒賞
提調范朝恩陳忠中軍呂納領兵千總范德威張應麒張
承爵把總張成徐承功蔡文昇杜承恩許德相練兵千總
蘇明等率兵繼至功亦相同均應量賞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蒙

欽此地方利害之重官軍拒堵之勞將張拱立李尚賢准紀錄
擢用仍行重賞射死王祿劉保哨實李三兒潘阿多王十
二射傷楊青兒張三表張儒并其餘提調等官范朝恩等

張文慶等并軍兵王祿楊南等容臣等動支無碍官銀徑
自分別輕重優恤備賞以示激勸

萬曆二年三月 日

改河通漕以濟邊儲疏

據昌平道兵備僉事馬時泰呈蒙臣批據戶部督運主事
曹維新議呈前事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
議照昌平原非邊鎮昌平各管之軍原非邊軍緣我
國家建都邑于北平安

陵寢于

天壽是故建一

陵則撥一衛今昌平之軍皆

陵軍也繼因邊方多事行伍不充議發

陵軍以戍邊關正以守邊卽所以守

陵也但

陵軍原隸于京衛故食糧仍隸于京倉然自京距邊百數十里
往返支糧動十數日貧軍得糧難以轉輸未免減價而賤
鬻支糧之軍疲于道路未免缺伍而妨守以故該鎮督撫
及經畧大臣往往建白求行水陸轉運之議永定兵食兼
濟之策但以陸運言之空少則徒勞而難濟空多則費冗
而難繼此今日臣等所以議行水陸之根因也及查運河
自通州至沙子管河道䟽通船行無滯自沙子管至三岔
口間多淤沙致成阻淺是故沙子管而下無復別議自沙
子管而上濬則通不濬則不通夏秋可以不濬春月不得
不濬此今日昌平運河通塞難易之大略也顧上年春
亦旱河水亦淺迺僅四閱月運糧二十萬石未嘗後期則
人力繁多又拘集民船千餘隻足以濟用故也今年所撥
之糧數非加於舊也河水非減於前也且築壩已成初運
已卸若再益之以民船數百隻乘時僭運或亦不致稽遲
在上年之後但復拘民船不免別生騷擾是在買造官船
不滿三百又不敷應用糧多船少委難濟事况年年皆有
淤淺年年皆事挑濬萬一衆見不同訛言繁興或因噎廢
食復失三軍仰望之心致妨重鎮戰守之計則失策甚矣
相應酌處查得密雲鎮清運事規在隆慶六年以前皆自

密鎮牛欄山起旱事體相合而水運居多陸運無幾較之
牛欄山起旱事體尤便且不出舊日陸運四萬石之腳價
足以濟今日水陸並運二十萬石之漕糧船不必再造河
不必再挑民間免拏船之擾營中省濬河之勞軍需實惠
邊有常守誠爲便計至謂水涸則從今議水盛仍從原議
通州水運至牛欄山卸載復自牛欄山陸運至密雲縣上
倉至萬曆元年緣潮白二河相交水路通行無碍始議牛
欄山至密雲皆從水運非故事也所據督運曹主事并昌
平兵備等官議要將昌鎮漕糧自通州至沙子營七十餘
里仍從水運自沙子營至鞏華城三十里姑從陸運誠與
尤行達勢隨機應變之長法俱應依擬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酌如果相應覆議上
請定奪通行臣等備行各官遵照施行

萬曆二年四月 日

及時儲養將材以圖安攘疏

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武學之設于今三年矣士有專業於藝必精且年來力以舉業之陋習務裨兵家之實用豈無一二奮發傑然干城之器出於其間迺今同左都督戚繼光等密雲尋道叅政等官王一鶚等羣三學所遴選武士二百餘人略倣武舉事例凡三試之首場二場試以騎射仍通校膂力并鎗刀諸藝三場試以策問仍面扣陣圖韜略諸法且騎射不專于中鵠而取其能貫韋策問不錄其工辭而取其能入殼偶得一人焉則密雲武生薛虎臣是已其人挽數石強弓命中百步之外而手

白川奏議
如樹杠三百斤石周旋數步之間而面不赭對策則隨問
條答立就數萬言一無故套校藝則諸技皆通無論十八
種皆能擅場且年方方杜行誼亦修豈惟三學諸生難與
比肩卽九邊名將亦當退舍他日爲

國家宣力疆場策勳垂鼎者必此人也正所謂奇才異等與
原題事理相合臣等得之屢試之真又與採虛名出風聞
者亦異合無乞

勅兵部再加校閱如果臣言非謬姑准 武舉例授以衛所鎮
撫官銜仍附將材簿聽候緩急選缺推用庶駿骨之旣收
將鷹揚之接踵矣

萬曆二年六月 日

夷情疏

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議照三衛屬夷自庚戌以來雖陰懷携貳猶陽示恭順未有梁放恣如董狐狸之甚者也董酋內恃黨落之衆外挾強虜之親雖擾我邊鄙不過撲人要賞而已亦未有公然殺人於進

貢大關如今日喜峯口之甚者也蓋緣夷性貪婪一不遂志輒稱作歹孥人以駕禍邊官邊官畏忌一聞孥人輒至剝軍賄虜以掩飾已罪所以養成驕悍之風致滋邊關之害非一日矣茲者仰奉

廟謨絕其

賞又容臣等多方宣諭設法擒剿誠得恩威並用制禦夷狄之道臣等則以爲屬夷之爲患久矣不懲一無以警衆不大創無以示威是故先令大將統師出界嶺口邀而擊之雖董酋僅以身免夫固有以奪其桀驁之氣復行諸路日夜爲備雖夷黨竊犯八次咸遭挫衄又頗有以折其狂逞之謀彼求援於西虜而西虜不敢應欲糾連其族黨而族黨不敢從時勢窮蹙部落解散乃不得已回心嚮化既還我俘虜又厚我尖夜報警送哨計効勞自以爲功可冀贖罪臣等未之許也乃又不得已執虜罪人扣關請罪據其情詞似亦哀懇今諸夷遣使詣關門而觀聽者不下數百計恐不惟董酋無復他志即諸夷歸順之心從此大定若復拒之則已甚矣合無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夷情可原不與罪復其

賞其緝獻首惡二夷梟示本關懸之棠杆明正其罪夷酋兀魯思罕夷婦伯顏主賴宣諭有功量行

賞賚以爲諸夷好義者之勸惟復別蒙

定奪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條陳保定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疏

臣會同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孫一揚議照西關一帶控
弦之兵僅餘二萬勁卒之選尤不多得以之分布於延袤
一千三百里之邊居常戍守猶待於設險開警東接委難
於衝鋒仰仗

創立車營此百姓之計萬全之策也所據撫鎮車營在保
定則取辦於右營之全年保定班軍總兵標管摘之以足
數在真定則取辦於守備之全營龍固營軍摘之以足數
兵不加增而兩車營之軍士已備其統領車營將官在保

定則裁一都司而補之以遊擊在真定則裁一坐營官而
補之以遊擊官不冗設而兩車營之將領已具揆之事體
亦屬相應再照車營列於馬營之外藉馬以迅其追逐馬
營列於車營之內藉車以固其衝突故此兩營兵將者其
重均為保定標營見足二千五百與原題相合真定標營
兵止二千二百及查遊兵營實在民兵三千員名合於內
摘馬兵三百補標營之數尚餘二千七百可為一營惟馬
數不多計無所處容臣於鎮兵誌類查補其撫鎮標下設
有坐營參將及坐營官標營一入立其重坐營之體統不
隆若不傳其事權竊恐無濟軍機及查東鎮標下車騎營

昔有遊擊一營
似亦宜設
以故遊擊
自設官
撫官體
無以坐營之
一三二編

請給

勅書

符驗旗牌庶幾體統均平事權重大可以彈壓軍士可以調遣
應援伏乞

勅下兵部請加勅諭將三等以上營事宜并內標馬營改設

遊擊兼坐營官計緣由查得是為舊定坐營官趙繼光
係守備未久保定坐營官楊環係量陞署指揮僉事似難

推用前項職銜老得王進賢真定坐營叅將胡懋
功行令赴部別用惟復令胡懋功以叅將乃管標營遊擊
事務王進賢候補本鎮自應員缺止去赴京九楊環赴部
別用真定守備令益龍開坐營管事務仍聽龍固叅
將提調則胡較不至徒飾臂指可以有賴其增西塞之
威者甚深鮮哉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日